



我在镇远古城等你

■杨高智（贵州）

我在镇远古城等你，
等你徜徉那千年的春雨；
古街古巷蔓延起苔痕，
我的步履比吊脚楼的嘀嗒更轻细。

我在镇远古城等你，
等你踏碎舞阳河的盛景；
柳浪里交织着呐喊蝉鸣，
桨声在波光中响彻天际。

我在镇远古城等你，
等你拾起深秋飘落的私语；
银杏叶铺满蜿蜒巷道，
那是我寄予故乡的诗句。

我在镇远古城等你，
等你围炉温一壶苗疆佳酿；
任雪花在窗外纷飞，
火塘边的传承比芦笙更动人。

两岸青山渐渐沉入水底，
古城的烟火仍温润如昔；
你未来，我是那大河关码头上，
一道道不灭的，等候的痕迹。

八月

■谢虹（河北）

雨打残荷。露水在清风里发呆
想起智者无爱，我就仿佛迷了路的蜻蜓
边点水边后退，一只蝴蝶三只蚂蚁
它们侧着身子看我
我有想法，却从不示人

现在，我只谈欢喜。一朵云两棵草
我经过它们并且会很快地走进去
走进去的我简单、洁白而清新
仿佛秋天允许蝉鸣、麻雀的蹦跳
灰头土脸的小狗狂吠着
一个酒醉之人有些踉跄
一位失德的妇人骂骂咧咧找机会碰瓷
允许疾苦病痛、人间烟火有所倾斜

八月，我用绣着兰草的丝帕蒙住脸
似乎一切都在发生一切又没有发生

做一个安静的人

■苏飞云（湖南）

远离尘嚣
柴米油盐相守，粗衣素食度日
不悲不喜，无忧无虑
看云卷云舒，日出月落
不惹尘埃

静守自我
琴棋诗书自娱，闲庭信步养生
不攀不比，不张不扬
读世态炎凉，荣辱盛衰
逍遥自在

像小草
卑微但绿遍天涯
像春风
温柔且自渡渡人

责任编辑：冯开俊
编辑：胡全旺 王晓军
金 松 叶桂秀

锡魂

■莫鹤群（湖南）

李子森者，滇南个旧人也，字阿鲁。少即嗜艺，年十六，究心锡工之术。科班既成，深耕此道三十载。溯自商周，锡艺滥觞；个旧锡都，文脉绵延。子森承其绪，蛰伏斑锡厂十余稔，尽得浇注、焊接、打磨、显斑之秘，石范手刻、锤纹钳铜、焊吹诸绝技，靡不精熟，时人誉其为业界唯一能毕其功于一身者。尤擅焊吹，星火引气，火候随心，呼吸与锡共振，若凤凰涅槃，尝谓“锡有生命”，诚哉斯言！

肖玲者，亦个旧人也，工家之女。父为工程师，幼承庭训，耳濡锡艺之精微。初涉商贾，长于营销，历世情而通筹策，晓管理之方。后入斑锡厂，得遇子森——盖二人早岁同窗，重逢锡都，情愫暗生。乙亥岁

（一九九五），终缔良缘，锡为月老，艺作冰媒。

然子森志在革新，见传统锡艺滞于古法，耗时低效，屡献良策而不得行，遂萌鸿鹄之志。戊子年（二〇〇八），夫妇慨然俱辞公职，挟微资三万，聚同道六人，筚路蓝缕，辟厂于深山。道阻且长，往返维艰，而初心弥坚。越明年，晟鼎纯锡工艺厂肇基。玲主外，运筹帷幄，拓市场扬名；森主内，匠心独运，精研求极。琴瑟和鸣，相得益彰。

未几，晟鼎声名鹊起。创“善锡堂”“晟鼎斑锡”诸品牌，器物涵茶具、锡画、佛具之属，融斑花幻彩、浮雕深邃、镶木精妙诸艺，色泽斑斓，质越古范。杰作如“大悲禅茶如意瓶”“百吉茶筒”者，累夺“工美杯”“百

花杯”之魁首。子森遂膺“云南省工艺美术大师”“首席技师”之荣衔，肖玲亦为商界巾帼翘楚，授“女大学生创业导师”。

锡之为物，天地之精，五金之柔。商周铸器，已彰其华；哥德堡沉舟，锡罐藏茶，历二百六十寒暑而茶香犹存，足证其性之坚贞。个旧锡都，冠绝寰宇，实乃“青铜文明”“民居滥觞”之魂魄所系。李氏夫妇，承此锡魂而生。子森以慧心契物理，石范刻乾坤，锤痕凝辉光，焊吹通灵犀——一锡在手，如驭江海，技近乎道。肖玲以明识开新局，自鬻器而掌舵，由草创至鼎盛，外联寰宇，内聚群彦，能彰德显。

观其器：或如古玉凝脂，或若丹霞映波，一茶筒可纳天地春意，一锡画能绘古今

玄机，诚“活着之史乘，生活之美学”也。匠人精神，贵乎守心。子森恪守“执着、严谨、专业、求精”八字箴言，尽得匠魂精髓；肖玲秉持“质量为命，诚信为基”数语真谛，深谙商道大义。故其品屡冠群伦，其誉远播南疆，岂偶然哉？

今者，晟鼎借“一带一路”长风，锡器云帆济海；赖电商之翼，精工飞入万家。夫妇伫立潮头，常云“锡在心中，路在脚下”——一心之所向，虽远必达；锡之所寄，文脉永昌。噫！锡有尽而艺无穷，身有涯而志无极。李氏伉俪，铸锡魂于器，寓大道于工，足为当世之范。锡魂不朽，其在斯人乎！

残荷

■小天（浙江）

脱掉了翠绿的裙摆
也抹去了粉黛
她低着头，在冬日里沉寂

偶尔几叶木舟
从身边伐过
荡起的涟漪
轻轻摇醒了她

她抬头看向路人
朝着零稀的镜头
努力微笑着
想在生命的最后
留下故事



阅读，是一个人的事

■李芬利（河南）

深夜，桔黄灯光下，手握一卷，或卧或坐，以无形之灵魂有形徜徉在别

书中。书里可见屋舍俨然，可笑三两孩童在巷子里仰脸看天，可惧狂风大作；可赏草长莺飞，仰可繁星满天；俯能漆黑一片，是为阅读。

阅读是人生幸事，用工作生活之余的一个时辰，体悟别人的一生，甚至前生后世、三生三世。人生苦短，阅读可用他人延展自我有限的生命。此生命用文字塑成衣冠，阅者尽可以抱自己灵魂于其中。或者说，尽可以在别人的生活里畅意自己的人

生，何不快哉！

同阅一卷书，喜时可见花开；悲时可遇流水，郁时四处铜墙铁壁；乐时举手云开雾散。是为一切景语皆情语，是读者的再创造。同阅一卷书，蹒跚难行者寻找道路；志得意满者寻找阶梯，或者寻找豁然之光；弱者寻找志士力量。艰难行于荆棘之中者，可使举重若轻，脚步轻捷；挣扎溺于困境之中者，可增向上之力，超然而脱。是为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。就像你的人生无人可以代替，你的阅读也是——

你的高矮胖瘦、你的五脏六腑与人

不同，所以阅读时那个与你契合的点不同。找不到那个与你同频共鸣的点，就不会有深夜被文字拨动心弦的那一声“砰”然的轰鸣；那一声可以让你号啕；那一声可以让你雀跃；那一声可以让你陶然；那一声可以让你拍案。只此一声，你的多巴胺让你与阅读如胶似漆。这一声，只能是你一个人的阅读，是你用心体悟到的那根琴弦。一弦一柱一声，不会相同。

阅读甚至是私密的事。有人说想了解一个人，可以看看他的书房，然也。有学生在已逝导师的书架上看到了武

侠小说，导师生前严肃甚至古板的面容一下就亲切洒脱起来。读书，像在玻璃瓶里装豆子，红豆自红，黑豆自庄。当然不是玻璃，所以当我们说气质，气是各种豆子、小米、黍稷、鱼肉消化之后形成的血肉之质。看见你读的书，就了解了你的资质。书可以背在包里，藏在行李箱里，不会轻易示人。

一个人阅读，是在别人的人生里跑马，酣畅淋漓。路遇同道者，颌首致意，聊两句天气，说一句痛快、难受，是为心有灵犀。阅读所得皆在自己血肉，剥离不出，也分享

不到。虽为母子，脐带也难以传递。所以，书只能自己读。自己读是说要亲自读。听别人分享，是让别人的思想里跑马，只能腾起阵阵灰尘，并不能跑出里程。就像你让别人坐在自己的架子车上推车，力气很大，却并不能前进。或者说就像小时候老师告诫我们的“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”，其实不仅没味道，还容易传染细菌。自己读是说要一个人读。许多人读，就像赶大集，喧嚣一片，只能眼花缭乱，却不能深度思考。就像一群马拴在一起奔跑，气势有余，灵活不足，更要小心有人不经意间成为岳家军的“麻扎刀”。

一个人读书是享受，是畅游，是日行万里，是深潜碧海，也是耸入苍穹。一个人读书是热闹的孤独，是安静的狂欢，是万马奔腾的静寂。是旷野里的树，是晨光里的露，是一座庄严的古老院落，是一座长满钟乳的深山洞，是种豆豆苗稀的南山，是孤烟直上的大漠。